

衙门口

孙方友 著

www.chnebook.com.cn



目 录

第 一 章

第 二 章

第 三 章

第 四 章

第 五 章

第 六 章

第 七 章

第 八 章

第 九 章

第 十 章

第十一章

第十二章

第十三章

第十四章

第十五章

第十六章

第十七章

第十八章

第十九章

第二十章

第廿一章

故事梗概

作者简介

第一章

清道光年间。太原府富豪张百万府上，上上下下都在为嫁女忙碌。唢呐阵阵，一行庞大的送礼队伍来到张府。太原西城大户姚半城走下轿子，张府管家忙哈着腰迎上去：姚老爷，我家老爷正在客厅候您。张府管家说完便拈起小步在前面引路，走至客厅门外，便高喊道：老爷，姚家老爷来了！张百万忙走出迎接：亲家翁，请！姚半城也作了个请的动作：请！二人便步入客厅。丫环端茶上水果排队而入。

抬礼盒的队伍也随着姚半城来到前院，张百万见状暗喜，看了管家一眼，管家会意忙堆着笑脸走出去。来到前院，便开始与姚府管家过彩礼。唢呐声中，姚家管家开始唱礼。姚府管家：

姚府彩礼共二十八抬——
苏州锦缎二十匹——
杭州府纺绸二十匹——
杏花村老酒十担——
太原城晋源老字号银货一整箱——
西域天山鹿茸两对……

姚半城正与张百万闲聊，见彩礼过完，便起身要走，张百万急忙站起送走了姚半城。

当张百姓哼着小曲回到客厅时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忙大喊道：管家，速速召集所有仆人来大厅听训。管家说了一声“是”，随后高喊道：家奴集合！

不一会儿，众家奴便已训练有素地集合在客厅，一边是家丁，一边是丫环。张百万见人已到齐，走到队伍中间，吓虎道：今日姚家送彩礼之事，一定要向你们二姑娘严格保密，哪个走漏风声，小心割舌头！众家丁齐声应道：是！

太原城晋鑫当铺正处繁华处，六间门面房，高台阶，大出厦。门旁左边粉墙上写有一巨大黑“當”字，门楣上方是一横匾，上书：晋鑫当铺。当铺老板李剥皮正坐在大厅太师椅上边抽水烟边听管家查帐。厅前八张条桌分列两旁，八位老帐房各持一桌，桌上各

有一把大算盘。李家总管站在正中，手持帐本唱数字：

2月18日翡翠玉镯一对，赎当，纹银一百七十二两七——

2月19日金毛狮子一尊，进当，纹银一千五百四十八两正——

2月20日汉代九龙玉钩当期满日无人赎，死当，纹银二千七百八十三两……

唱数之中，晋鑫当铺的八把算盘同时叫响，声音优美如歌。李剥皮微闭双目，陶醉于算盘声中。突然，一相公前来报告：老爷，老爷！

李剥皮猛睁双目，朝帐房摆了一下手，唱声嘎然而止，八位帐房同时从老花镜上方羊抵头般盯着李剥皮。李剥皮不紧不慢地问道：什么事儿？相公压低声说道：大少奶奶又来了。李剥皮从靠背上弹直身子问：她来干什么？相公看了李剥皮一眼，说：小的不知道。李剥皮气愤地吼道：给我哄了出去！

相公听令后忙扭身来到大门外，见张金姑正在朝铺子里闯，忙和几个相公拦住。

张金姑见众相公拦住去路，喝斥道：快让开，为什么不让我过去？这是我婆家，我要回去找我老公要钱吃饭穿衣！一个胖相公颇为难地说道：少奶奶，没有老爷的命令，我们不敢让你进呀！张金姑冷笑一声：你还知道我是你家少奶奶？那个胖相公认真地接道：这个怎能不知道，要是少爷活着，你是名副其实的少奶奶！只可惜少爷已死，老爷又将你赶出府外另住，你就由少奶奶变成“奶奶少”了！

相公们大笑。

张金姑神色愤然，指着那群相公骂道：你们这些家伙，真是狗眼看人低！刚出来的那个相公对张金姑说：少奶奶，那就给你来个狗眼看人高吧！话落音，众相公同时闪开，两条大狼狗同时窜出，吓得金姑急忙后退，一下跌倒在台阶下。众相公大笑不止。

金姑跃身而起，一蹦三尺高：我日你们八辈的祖奶奶！

太原街头的鸟市上，一街两行全是挂的鸟笼，各种鸟叫声参杂在一起，很是热闹。

姚半城的公子姚思孝正在逛鸟市，身后跟着几个家丁，有的牵着狗，有的托着鸟笼。姚思孝被一阵鸟叫声吸引，走过去看鸟。他围着鸟笼转几圈儿，然后问：谁的鸟儿？一个正与人下棋的中年人应声走过来：我的，我的！公子是不是要买这鸟儿？姚思孝扭过脸对卖鸟人说：先把笼子取下来。中年人高兴地叫道：好咧！中年人说完使用竹竿勾子将笼子取下，然后举到姚思孝面前：这鸟儿一副好嗓子，叫得好听，公子你看。姚思孝淡淡地说：打开笼门子，将鸟儿抓出来我仔细看看。

中年人打开笼，将手伸进去抓出小鸟儿，递给了姚思孝。姚思孝接过来仔细看鸟，

先吹羽毛，又逗鸟叫，问：多少钱？中年人爽直地看了一眼姚思孝说：公子要买，我不要虚头，二两纹银。姚思孝一听，急忙将鸟儿放进笼中，扭头就走。

中年人见姚思孝走了，急急地叫道：哎，哎，公子，你若嫌贵可以还个价儿吗？姚思孝止步，回首望望中年人：你只要二两银子能会是什么好鸟儿！告诉你，本少爷的鸟儿最少也是十两银子一只的！中年人怅然一时，说：唉！哪有你这样买鸟的，嫌要价便宜，没见过。这时几个下棋的卖鸟人站起来，一个胖子指着姚思孝说：你知道他是谁？中年人摇摇头说：不知道。那胖子瞪大了眼睛说：他就是太原城富豪姚半城的独生儿子姚思孝。有钱的很哩！见这种人你不漫天要价，真是傻鸟儿！其中一个老者接道：只要他看中了你的鸟儿，要价越高他越高兴。中年人懊悔得直拍脑袋：唉，谁知道呢？说完，便将姚思孝望去。

这时，姚思孝又走到一个鸟笼前，被笼内的一只鸟所吸引，伸手就去摘笼子。一老者走过来，问道：买鸟吗？姚思孝指着笼中之鸟问道：这是什么鸟儿？老者说：这是从西域过来的，叫雪山少姑。姚思孝质疑地望了一会儿那老者，问道：为什么叫雪山少姑，而不叫雪山少女？老者说：听说这里边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是西域人专为她起的这个名字。姚思孝问：多少钱？老者说：这为稀世珍鸟，要价也高，五十两银子。姚思孝迫不及待地说：快打开笼门子，让我仔细看一看。老者狡黠说：公子，这鸟儿是刚逮的，还生得狠，可不敢开门儿。姚思孝不以为然地说：怕甚？不就是五十两银子吗？老者认真地对姚思孝说：丑话先说不为丑，请公子先交钱再开门儿，如果看不中鸟儿，我还你银子。姚思孝一挥命令其家丁道：给他五十两。姚思孝说着，便自己打开了笼子门，伸手抓出那鸟儿。不想还没看清，那鸟儿狠啄了姚思孝一下，姚思孝手一松，鸟儿“噌”地飞了。姚思孝大惊，忙喊道：抓住它！

几个家丁应声追去，人喊狗叫，一阵热闹。这时，曹文璜穿着破衣褴衫，身背一个破包袱，双手捂着一只鸟儿走进鸟市。几个家丁迎面与曹文璜碰上，一家丁发现了曹文璜手中的鸟儿，对着后面的姚思孝叫道：少爷的鸟儿在这儿！说着几个家丁止了脚步，一下围住了曹文璜。家丁甲上下打量一番曹文璜，质问道：喂，你从哪弄的鸟儿？曹文璜：这是小生在路边林中刚逮的，它受了伤，好可怜的。家丁甲蛮横地说：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少爷刚买的，怎么让你给逮住了？曹文璜怀疑地看了那家丁一眼，问道：你们少爷为何要买这只伤鸟儿，是不是要帮它治伤？家丁乙：治什么伤，我家少爷只要好鸟儿，从不要伤鸟儿！曹文璜说：既然你家少爷不要伤鸟儿，就说明这只鸟儿不是你们家少爷的！曹文璜说完就要走开，不想姚府家丁却不让路。曹文璜说：大哥，你们这就无道理

了，鸟儿不是你们家的，为何不让我赶路？家丁甲说：拣了别人的东西，为何不还？曹文璜说：谁能证明这是你们的鸟儿？家丁乙说：卖鸟人就能证明。曹文璜无奈地说：那好，我随你们一同去见卖鸟儿人。

几个家丁领曹文璜来到买鸟处。

家丁甲指着曹文璜对自家少爷说：少爷，这个人拣了咱们的鸟儿，不愿给咱了。曹文璜说：这位大哥，我从没说不愿给你们，我只是想让人证明一下这是不是你们丢失的那只鸟儿！姚思孝还在捂手叫疼：哎哟，哎哟！证明就证明，证明是对的，那老者呢？家丁们一听也慌了，就急忙在人群中乱找，却不见了那老者。家丁甲说：少爷，卖鸟人不见了！

姚思孝自言道：怎么不见了？曹文璜看了一眼姚思孝的伤手，问：请问公子，你的手是不是被鸟啄了？姚思孝说：对呀，差点儿叼走一块肉。曹文璜说：恕小生直言，你上了那卖鸟人的当了！姚思孝不相信地问道：什么，我上当了？我怎么会上当？曹文璜说：公子有所不知，有一种卖鸟人，专训一种凶鸟，当买鸟人提出看鸟时，他要求先交钱后看鸟，等鸟送到你手上时，那鸟儿就啄人而飞。等卖鸟人提笼到家时，他的鸟儿早已经飞了回去，第二天再来鸟市骗钱。姚思孝疑惑地看了一眼曹文璜，问道：会有这种事！曹文璜将手中的伤鸟递过去说：不信你看，我逮的这只鸟儿生性温顺，不会啄人的！姚思孝看罢，恍然大悟：原来如此！谢公子指点迷津。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？曹文璜谦卑地说道：小生姓曹名文璜。姚思孝说：曹兄，你对我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？曹文璜说：我没什么要求，只求你将这只伤鸟儿养好，然后放生。姚思孝说：好，我答应你，小的们，收下曹公子的鸟儿，马上给我去寻找那个卖鸟老者！

众家丁负命去那卖鸟老者，追到一个小巷背处。只见那卖鸟老者手提空鸟笼仓惶奔走，不时扭头观望。

这时，李府的家丁二狗也在远处紧紧盯着卖鸟老者。

那卖鸟老者走到一个破庙内，那只鸟儿正在庙后的一棵桃树上用嘴洗羽毛。老者用手抓起那鸟儿装进笼中，然后走进一间破房内，扒开干草，从角处取出一个包儿，放下鸟笼。脱去身上衣服，摘下假胡须和头上的瓜皮帽，原来是一个胖和尚。

他叫定慧。定慧换上包里的和尚服，将脱下的衣服和假胡须什么的包好，重新放在干草下，只是将那锭银子藏在了身上。收拾停当，伸头朝外看了看，托着鸟笼，蹑手蹑脚走出那间小屋，来到大殿内，爬上神坛，将鸟笼挂在了在一尊神像后。定慧走出了破庙。二狗见定慧走远，便偷偷溜进大殿，四处瞅瞅，爬上神坛，发现了那个鸟笼。不想刚摘

下鸟笼，正扭身欲走，却被姚思孝和家丁堵住了。狼狗对着二狗狂吠。二狗害怕地看着那两条狼狗，问：你们要干什么？家丁甲：你化装的挺像呀！二狗冤枉地对姚思孝解释道：姚公子，刚才骗你钱的不是我，是一个胖和尚。姚思孝说：钱是小事儿，性质恶劣！我只想让你啄你一下，咱两清！二狗说：姚公子，我是李府的家丁，我家老爷上个月也被这小子骗过，特让我在这里暗访，我在鸟市等了十多天，今儿个才算摸清他的真相。姚思孝盯着二狗瞧了好一时，才说：给他穿上衣服戴上假发和胡须让我看看再说。

几个家丁不由分说将刚才找到的假发和胡须给二狗戴上，姚思孝前后左右地看了看，问家丁：他像不像刚才那老者？众家丁乱摇头。姚思孝：好吧，你也是受主人之托，我放你一码，鸟儿是我买的，把鸟儿放下，走人。二狗为难地说：这……我家主人要的就是这只鸟儿！姚思孝：怎么，李剥皮是不是也想用这鸟儿骗人！告诉他，本少爷要把这鸟儿驯成好鸟儿！二狗：可没法向老爷交待呀！姚思孝对家丁说：把那包儿给他，让他回府好交差。家丁甲：是！

张府后庭院的绣楼上。张百万的二女儿张玉姑正在抚琴。琴声幽怨，揪人心肺。丫环秀香破门而入。玉姑止了抚琴。丫环秀香急促地叫道：小姐，小姐，大事不好，老爷已收下了姚家的聘礼！玉姑瞪大了泪眼，不敢相信地问道：真的？秀香点了点头。玉姑怔然许久，突然跨前几步，从床上取出剪刀，决意要剪秀发。秀香急忙上前拦住：小姐，你这是何苦？说不定老爷还会回心转意呢！玉姑哀叹一声：秀香，自从曹郎三年前随父去广州做生意，自今杳无音信，怕是凶多吉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就是现在不死，我也不会活多久！等姚家花轿来的那一日，我定教他们喜事变丧事！秀香说：小姐万万使不得，待我再去前厅探听，阿弥陀佛！但愿事情有所转机。

秀香说完，便来到前厅。只见前厅一侧的工棚下，木工、漆工正在制嫁妆，漆嫁妆。张百万很认真地检查质量。这时家丁赵贵匆匆跑过来：老爷，老爷！张百万不耐烦地说：慌个啥，有事儿慢慢说！赵贵喘着气说：大小姐回来了！张百万惊讶地问：她回来干什么？赵贵：她回来还不是……

还没等赵贵说完，张金姑已经急急走过来，一把推开赵贵，然后满脸堆笑地看着父亲，说：我回来看看老爹你呀！张百万白了大女儿一眼，不理。金姑瞪大眼睛，对着父亲的脸说：爹，你看我两眼瞪多大，真是看爹来了，来来来，让我看看老爹爹，让我看看老爹爹！张金姑转着圈儿看张百万。张百万不满地瞪了女儿一眼，说：看我是假，要钱是真！金姑看父亲不满，忙陪着笑着说：这真是爹疼儿，不由人！老爹疼女儿，张口

给银子儿！张百万：给你个屁！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要钱应该找你老公公，回娘家闹腾个啥？张金姑委屈地说：我到当铺去了几回，我公公他连面都不给我见。张百万又瞪了一眼女儿，说：那怪你没本事！咋？缠不过你公爹，就回来缠你娘家爹？我可是不认你这一壶！张金姑说：咦，爹，想翻脸哩不是？张百万说：我翻脸你能咋？张金姑说：你不应我爹啦不是？那好，我可是开始闹了！说着便声泪俱下：我的娘呀，你咋死得早呀！你死了可苦了你的两个女儿呀！俺爹他贪人家李家的彩礼，将我许给一个痨病鬼儿，过门三个月就命归西呀！公公李剥皮是个吸血鬼儿呀，他儿一死就将我赶出李家门儿呀，让我租房另住一个人儿呀，害得我吃穿无着，无靠无依呀——我的娘亲亲呀——我的亲亲娘呀——

张百万见金姑在嫁状前哭起丧来，顿时勃然大怒：赵贵刘胜！赵贵和刘胜齐声应道：小的在！张百万指着金姑说：将这个丧门星给我哄出去！赵贵刘胜看了一眼大小姐，又看一眼老爷，颇感为难地说：老爷，她是你的千金小姐，小的们不敢！张百万断然道：我没这个闺女，快快将她赶出去！张金姑一听，哭声嘎然而止：爹你真反脸哩不是？那好，我可是不给你留情啦！你爱财卖了大女儿不说，现在又赖婚将我妹妹许给姚家，你嫌贫爱富，为财悔亲，看我去告你！张百万反驳道：你妹妹许给曹家不错，可曹家父子去广州三年毫无音讯，我有女另嫁有何不可？张金姑一听，顿时来气：你是看曹家穷了，久有赖婚之意！张百万一听，女儿当众揭他的丑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：咦，看我打死你！说着顺手一把木棍，要打金姑。赵贵见状，忙对金姑说：大小姐，好女不吃眼前亏，快跑吧！金姑一听也是，拨腿便跑，边跑边喊：好，你这个孬爹赖爹贪心的爹，咱走着瞧！

张百万追金姑，金姑急忙跑出了二道月亮门。

丫环秀香见他们父女俩跑远，便急急回到绣楼。见玉姑正在暗自流泪。秀香走过去说：小姐，刚才大小姐来了，将老爷臭骂了一顿。玉姑问：为什么？秀香说：大小姐说老爷当初将她嫁给李家痨病鬼，实是卖闺女。如今悔婚将你许给姚家，还是看中了姚家的彩礼！玉姑急切地问：爹爹可有悔改之意？秀香气愤地说：老爷不但没有悔改之意，还手拿木棍将大小姐赶出了门外。玉姑暗然伤神：姐姐的命也好苦呀！秀香：是呀，听说大小姐没钱花了，找公公李剥皮没要到，回娘家来又被赶了出去。玉姑说：自从姐姐被李剥皮赶到府外，吃穿无着，若是母亲活着，她怎会有如此下场？秀香，快拿几两碎银给你家大小姐送去。我要面见爹爹。秀香应声而去。

这时候，张金姑身穿重孝，手托亡夫灵牌，一路哭嚎，最后跪在了“晋鑫”当铺前。街口处围来许多人看热闹。张金姑嚎哭着唱道：

我公爹叫李朴非，外号叫个李剥皮，
他有个儿子痨病鬼，结婚三月命归西！
自从夫君他死后呀，小奴就被他爹赶出去。
我说不清他是不是李家后呀，弄不好他是他娘私生的！
若李剥皮是他亲老子，他怎能不养活他儿媳……

众人齐声叫好。定慧和尚也在瞧热闹。

张金姑的哭唱声不时地传到当铺的后厅，李剥皮气得正在厅内“走柳儿”：这个泼妇，我恨不得一刀杀了她！管家说：老爷，不如给她几个钱儿，哄她走吧！李剥皮瞪着眼反问道：钱？我上哪儿给她弄钱？再说，这次让她得逞，下回她还会来！这样一回又一回，她若活到八十岁，我得多少银子？我原想将她赶出府外，把这个包袱甩给张百万，不想张百万那老贼比我心还狠，仍想把包袱甩给我，硬是看着亲生女儿不管！管家茫然地问：那现在怎么办？李剥皮默然一会儿，厉声道：快把店门关上！要逼着张百万管她吃喝。

当管家走出去命令把大门关上时，围观的人们仍在纵恿金姑唱下去。群众甲挑逗道：小娘子，再来一段儿！众人也跟着齐哄：对，还接着唱！金姑摸了一把脸上的泪水，问：是哪个让唱？群众甲：是我。金姑说：拿银子来。群众甲说：我又不是你老公公！金姑说：你可以当我儿子嘛！众人大笑。

这时秀香手拿银包匆匆赶来，却挤不进去，只好在外围等机会。不想，这时却无意间看见曹文璜身背小包，手拿纸伞回来了。秀香惊喜万分，顾不得给金姑银子，便火急跑回府向玉姑报喜讯。

这时，金姑见当铺大门关了，忙上前拍门、撞门，无济于事，便大声骂道：李剥皮，你听着，从今天起，姑奶奶我每天都来闹，咱走着瞧！金姑说着将孝衣脱下，挂在那个写有“当”字的招牌上，又将灵牌放在台阶上，伤心地说：夫君，你爹不管你，我也不要你了！金姑丧气地走出了人群。

当金姑走到崇善寺一旁的胡同口处时，胖和尚定慧拦住了她。金姑审视定慧一会儿，问道：你要干什么？胖和尚淫邪地笑笑，也不说话，而是从怀中掏出一锭白银。金姑不解地问道：什么意思？定慧又笑笑，将银子递了上去。金姑见状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是不是想趁火打劫？告诉你，本姑娘一身正气，决不是那种见钱腿开的淫妇！你没看天才什么时候就想打我的主意！定慧说：那我就老鸹吃桑椹，等到黑。金姑说：你不要痴心

妄想，我一棵水葱样儿的黄花菜，怎好喂你这老母猪！看你是个出家人，我就是黑里不关门，你也不敢越雷池一步！定慧得寸进尺地逼问：请问娘子家住哪里？金姑：我更不告诉你，我住的那地方儿，静得很哩！那个小院，四四方方，门前长一棵石榴树，没几个人知道。你若敢去，看我不砸断你的狗腿！你要知道，我公公李剥皮待我恩重如山，我还要为李家守节立牌坊哩！金姑说完，看也不看定慧，径直朝前走去。定慧悄悄跟踪。

曹文璜走到十字路口，迷了方向，见路旁有一个卖肉的，便向上前打听：请问师傅，瑞祥街怎么走？卖肉的人名叫吴一刀，此时他手持屠刀正飞快地片肉，见曹文璜问路，便热情地说：一直走，见个十字口再向西。曹文璜施礼道：谢师傅。

这时，吴一刀的妻子阿菊从另一端给吴一刀掂来了饭菜：吃饭吧。吴一刀仍没有停下手中的活：甭慌，先放一边儿，等我片了这些肉，惠源饭庄等着要哩。

李府内，家丁二狗正在向李剥皮讲事情经过，并打开了那个包儿。李剥皮掂起假发看了看，问道：鸟儿呢？二狗说：被姚半城的儿子姚思孝截走了！李剥皮：他凭什么？二狗说：他说刚掏了五十两银子买的。李剥皮气极地瞪了二狗一眼，责怪道：真不会办事儿，下去吧。

二狗刚走出门，管家走了进来：老爷，那金姑临走发下大话，说是从今往后，每天都要来闹当铺。李剥皮刚才的气还未消，又来一气：这个泼妇，真是让我头痛！若是换上别人，我早就让她……

管家出谋道：老爷，我看不如花几个钱，雇人将她绑到外地悄悄卖掉。李剥皮担心地对管家说：若是张百万向我要人怎么办？管家说：你不会说她守妇道，与人私奔了吗！李剥皮思忖片刻，说：看来只能如此了。

张府内，张玉姑走进客厅。张百万一见玉姑，很是惊慌：你……你怎么下楼了？张玉姑柔和地责怪道：听说爹已将孩儿许给了姚家，这本是孩儿的终身大事，为何不可下楼？难道爹要瞒到女儿上轿那一刻吗？张百万发窘地看了女儿片刻，才说：不是这样，我这会儿还未腾出空来，一会就去楼上对你说的，姚家已将彩礼送来了。张玉姑质问道：你收了姚家的彩礼，但不知爹如何向曹家交待。张百万说：哎呀，我就是为赌这口气呢！想那曹文璜，三年前跟他爹去广州，捣腾老字画，连房子都卖了，而且一走三年，杳无音信，可见是有预谋的。张玉姑气愤地说：爹不可血口喷人。张百万忙为自己辩解：我怎么是血口喷人，我是久有耳闻，只是没敢给你说而已。听说广东赌风厉害，曹家父子赌输了钱，已经倾家荡产，无法回乡。眼见你已过了二十岁，不能再等了！张玉姑说：

爹，曹家父子都是本分生意人，哪会赌钱，一定是谣言。就算真有此事，孩儿已经许配给曹家，岂有改嫁的道理？张百万见女儿固执，忙开导道：哎呀，爹都是为你好，曹家父子眼见已流落他乡，无法回来了，你已老大不小了，再不改嫁，将来嫁不出去，难道让我养你一辈子不成？玉姑神情坚决地说：女儿已许配曹郎，生是曹家人，死是曹家鬼！如果曹郎不能回来，女儿情愿削发为尼！张百万一听，急了：你敢！婚姻大事，怎凭你一人做主。当初把你许配曹家，是为父我的错。生意人靠不住，说穷就穷了！这回我要给你找个殷实人家，西城姚家公子也是一表人才，过几日我便央媒人去说媒。玉姑：爹，你如此悔婚，会让人耻笑的！张百万又辩解道：这怎么叫悔婚？实话告诉你，那曹文璜已经不在人世了！玉姑惊诧万分：什么？

张玉姑回到绣楼，便着手扎起了小白花儿。桌上放满了小白花儿。小白花儿组成了一个“心”的图案。张玉姑望着白花思绪万千，泪流满面：曹郎，我苦命的曹郎，原想 you 从广州回来，能够时来运转，将小女接到府内，你我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料你却客死他乡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说完，便哭着取出三尺白绫，挂在了房梁上。然后上了凳子：曹郎，玉姑随你去了！

就当张玉姑将头伸进了套子，寻死之机，秀香夺门而入，看到玉姑要寻死，惊恐万状，急忙上前抱住玉姑，大声喊道：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，曹姑爷回来了。玉姑惊喜地问道：真的吗？秀香：自然是真的，刚才你让我给大小姐送银子，在大街上我看到了他，我连银子也顾不得送了，一直尾随着他来到府上。玉姑双手合十：谢天谢地，他居然活着回来了。说完忙下了凳子，摘去头上小白花儿，拿掉桌上那个用小白花儿组成的图案。

秀香说：小姐且慢高兴，刚才我听老爷吩咐管家，要他到南门聚丰园定一桌上等酒席，约好明天中午送来，大概是款待新女婿的，看来姚家迎娶的日子就在明天了。小姐，现在真正的姑爷来了怎么办？玉姑问：你可知道老爷是怎样安排曹家公子的？秀香说：我刚才只看到曹公子去了大厅见老爷，只顾回来给你报喜，还不知道老爷如何安排他。玉姑：快去打探。

秀香走出绣楼，径直向张府客厅走去。远远地穿过厅门，只见曹文璜正向张百万施礼相见：见过岳父大人。张百万望了望衣服褴褛的曹文璜，吃惊地问：你……你是谁？曹文璜说：我乃是小婿曹文璜。张百万抱怨道：你一走三年，连个信儿也不给，到这时才回来？令尊呢？曹文璜沮丧地的默然一会儿，说：先父已经过世了。张百万追问：怎么死的？是不是因为赌输了钱，没法活了，自杀的！曹文璜说：先父是秀才出身，小婿也知书达礼，怎会赌钱？岳父大人万不可相信谣言。这次实在是因为吃了官司，原来收

进的书画中有一部分是假货，卖给洋商，被人识破，告到番禺县衙门。县官惧怕洋人，除了勒令赔偿原价外，还处了一笔很重的罚款，弄得倾家荡产还不够抵偿。先父忧急成疾，医治不起。小婿勉强措办丧事，间关万里，一路卖文鬻字，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乡，特来投奔岳父，请求救济，把亡父的棺木从广州运回原籍，葬入祖坟，永世不忘大德！

张百万沉思。曹文璜说完见张百万不吭声，很规矩地站在一旁，望着张百万。只见他双目盯着一处，下意识地摸住了茶碗，端起，呷了一口，看冷了场，很窘地说：喝茶……喝茶。曹文璜遵命似地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。张百万仍在沉思，又下意识地摸住了茶碗，端起，呷了一口。尴尬地望望曹文璜：呃……喝茶，你喝茶。曹文璜又遵命似地端起了茶杯，呷了一口。曹文璜抬头见府内张灯结彩，面生疑惑地问：岳父，府上现在要办什么喜事？张百万面对曹文璜突如其来的问话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：呃……没什么！你远道辛苦，暂且到右边客房休息，诸事从长计议。赵贵！赵贵跑上：小的在！张百万说：领你家姑爷先到客房休息。

等赵贵走后，张百万走出了大厅。一直跟在他身后的秀香，也跟着来到过道走廊里。只听见张百万说：原来这穷鬼果然是遭了横事，亏得我有见识，把玉姑另许姚家，要不然，岂不害了她一世。可现在姚家就要来迎娶，这穷鬼却突然跑了回来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一个女儿怎嫁得两个女婿？要把这穷鬼赶出去，不但名声不好，怕是要给姚家知道了，婚事说不定要发生波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李能说：老爷，以奴才之见，先稳住这曹文璜，然后给他几个钱，打发他走得了。张百万说：所以呢，现在对这穷鬼要一切保密，更不可让玉姑知道他来到了府上。李能说：是。

张百万说完回了厢房，秀香又见赵贵领曹文璜走进右边客厅，忙躲在一棵芭蕉树后偷瞧。

这时张百万发现了秀香，忙悄悄站在秀香身后，随秀香朝客厅处观望。秀香发现了张百万，却不动声色，看到走出客厅的赵贵，灵机一动，向赵贵招手。赵贵见漂亮的秀香朝自己招手，高兴万分，正欲走过来，突然发现在秀香身后的张百万，吓得直摆手，并示意秀香注意身后。张百万见赵贵要暴露自己，打手势暗示赵贵不要告诉秀香他在尾追，秀香佯装不知内情，直直跑了过去。赵贵慌慌躲开，秀香紧追不放。赵贵东躲西藏，张百万跟着两个年轻人跑，一会儿气喘嘘嘘，被拌倒在一个花圃里。

秀香借机躲到假山另一侧，见丫环秀红走来，急忙唤过，耳语一阵，让秀红走了出去。

赵贵扶起张百万：老爷，你摔着没有？张百万审问赵贵道：你先别问我，让我先问

你，刚才你和秀香干什么？赵贵说：我，我……。说着赵贵便心急如焚地四处瞅秀香，瞅不见，见秀红走过来，忙改口说：老爷，我没见秀香呀？张百万说：刚才那个丫头不是秀香是哪个？赵贵指着秀红对张百万说：是秀红。张百万疑惑地扭过脸，问：秀红？秀红听到老爷叫她，忙应声道：老爷，婢女在。张百万望望秀红，又走到秀红身后看侧影，看差不多，松了一口气，问道：秀红，刚才你和赵贵干什么？秀红说：赵贵欠我三个钱不还，想装赖孙哩！赵贵认真地叫道：胡说，我啥时欠你钱了？秀红说：老爷，你听，他又耍赖哩！

秀香脱身后，匆匆回到绣楼上。

玉姑正着急地等待，坐卧不安，看见秀香，忙起身迎上去，问：秀香，你可探得消息？秀香说：小姐，老爷让曹家姑爷暂且在大厅右边的客房安歇，不知道作什么打算？玉姑：这可如何是好？秀香：小姐，你要趁早拿定主意，老爷嫌贫爱富是出了名的，曹家姑爷现在死了父亲，一贫如洗，单身来投老爷，两个女婿碰在一起，老爷不能把一个小姑娘嫁给两个女婿，总要除掉一个。就怕他暗中对曹公子下毒手，到那时候小姐竟空喜一场，少不得又要寻死觅活了！玉姑沉思片刻：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得抛头露面越礼犯禁了。想当初卓文君私奔相如，她和相如并非先有夫妻名分。现在我已许配曹郎，事情逼到这一步，未婚夫妻见上一面，也算不得荡检逾闲。秀香，今晚夜深时分，你陪我到客房去会曹公子一面。秀香问：小姐，你一个人去岂不更好？玉姑说：岂有此理！我一个千金小姐，怎能自己去找男人搭话？少不得要你先去报一声，说明情由，我才好见他。秀香说：小姐想得周到，丫头理应帮忙就是了。

这时，张百万正在厅内转圈儿。管家走过来：老爷，聚丰园的酒席已经定好！张百万说：管家，事情麻烦了！管家问：老爷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张百万说：曹家那穷小子又从广州回来了！管家问：姚家明天就来娶亲，他回来了怎么办？张百万说：你没看我急的正在转圈儿？快帮我想想办法？管家：老爷，姚家势大，这时候退婚要吃官司呀！张百万：不退婚曹家那小子怎么办？管家：那只好丢卒保车，将曹家那小子丢了！张百万：一个大活人，怎么丢？管家：老爷，活人可以变死吗？张百万：怎么个变法？管家：晚饭时分，你以给他洗尘为由，摆上一桌酒席，将毒药倒进酒内，如此这般，灌他三盅，他不就走了。张百万说：瞧你出这馊主意，他临死还要让我陪上一桌酒席！那好吧，为了我的二女儿，我就再破费一回。一切由你去办理。管家说：我……。张百万说：咋？活要做利索一些，若是那穷鬼死了，悄悄将他扔到荒郊野外，拿几个钱封封家丁们的口，别人若问起，就说那穷鬼得了老爷我的钱，回广州迁其父亲的棺木去了！管家望了主人一眼，无奈地说：是！

第二章

汾河岸边。

李府管家在码头上正与一个人贩子讨价还价。河边的花船上，已绑了好几个女人。人贩子生硬地看了一眼李府管家，说：我们的规矩是见人再交钱。李府管家说：那好，只是要由你们派人去绑人。人贩子上下打量了李府管家一阵子，才说：派人可以，但你要领他认人认地方儿，以免绑错了。李府管家说：要快！人贩子朝船上招了一下手，从仓里走下两个凶汉子。人贩子对两个凶汉说：你们两个随这位管家老爷走一趟。

当那两个汉子跟着李府管家来到金姑家时，只见金姑刚精疲力竭地从外边回来。李府管家与两个外地人便在暗处窥视金姑。金姑走进院子，随手将大门关上。

李府管家见金姑走进去，便对身旁的两个汉说：看到没有，就是她！你们午夜时分下手，不可惊动四邻。两个汉子目视着金姑家的大门，点点头。这时李府管家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，交给两个凶汉，说道：现在天还没黑，你们先就近找家酒馆喝一壶。要记准这地方儿和这个女人，半夜时分，我在前面的街口处等你们。

张百万走进自家客厅时，万没想到此时自己的女儿有招人绑架之险。客厅内，丫环们正在上席，看见张百万，忙施礼叫了一声“老爷”。张百万见桌上已摆了几多个菜，便走过来吩咐管家说：你就说我不在家，是我临走安排下的这桌酒席。要让他多喝点儿，免得失礼。管家将一包毒药倒进一把酒壶里，说：老爷，这一壶全是他的！

张百万走后，赵贵便将曹文璜领进了客厅。管家看见曹文璜，忙上前招呼：曹公子，请！曹文璜施礼说道：管家，请！二人入座后，管家将毒酒斟上，敬向曹文璜：曹公子，今日老爷有要事，是他临走时安排下这桌酒席，说是为你洗尘。曹公子，我先敬您一杯！曹公子慌忙站起，说：谢岳父大人厚爱，谢管家高抬。然后双手接过酒杯，朝管家鞠了一躬，然后郑重地将酒杯放在桌子上说：恕请管家原谅，小生正在大孝期间，滴酒不沾。管家：这……令尊大人不是与你一同回来了吗？曹文璜说：管家不知，今日正是先父的五七祭日，可怜他陈尸异乡，小生又无力将其棺木运回，心中好不悲伤！说着，曹文璜直抹泪水。管家着急地说：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

管家见曹文璜滴酒不沾，大为惊慌，忙托辞有点小事，跑到张府后府院。

张百万此时正在看鸟。一只鹦鹉见到张百万，叫“老爷您好！”两个家丁正在上灯，廊

里挂满了灯笼。管家急急跑过来，叫道：老爷，老爷！张百万瞪了管家一眼，说：慌什么，有话慢慢说。不想刚才那鹦鹉学舌道：慢慢说。管家紧张地说：那曹公子说是正为父守孝，滴酒不沾！张百万不满地责问管家：滴酒不沾？你不会劝他喝上那么一盅？管家说：我还没开口相劝，他已泪流满面，最后连筷子也没动，就回了客房。张百万说：这小子，还挺孝顺！这样吧，等到半夜时分，派个人将他勒过去算了。管家说：是。

就在张府密布阴谋之时，李府也没有闲着，显然是已经着手干了。而且干得不动声色，又没有人命关天的大险。这样看来，李府的主人在玩计谋上还是比张府的主人略胜一筹呀。

此时，李剥皮正不动声色地躺在太师椅上，有两个丫环正为他按摩。管家匆匆走进来：老爷，事情已经办妥。李剥皮默然片刻，才淡淡问道：何时动手？李府管家说：午夜时分。李剥皮将身子微微欠了一下，言语却变得谨慎和小心起来：万不可节外生枝，让张百万抓了把柄。李府管家胸有成竹地说道：老爷放心，西京长安人贩子的船就在汾河岸边等着，又是人家派人行事，人到船开，万无一失。

这时张府客房里，曹文璜正双膝跪地，面南朝拜。曹文璜泪流满面地说：父亲，孩儿无能，今日是你老的五七祭日，我却没能力将你游魂归乡，孩儿向您谢罪了……

丫环秀红悄悄走进客房，来送灯。她见曹文璜哭得悲痛，也不免惹下了眼泪，劝道：曹公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。曹文璜见有人进来，忙将眼睛擦干，起身向秀红施礼：谢小姐。秀红说：曹公子，天色不早了，你跑了这么多路，早早歇息吧！曹文璜道谢之后，试探着问道：小姐，小生有一事相求？秀红看了曹文璜一眼，说：说吧。曹文璜指着外面喜庆的灯笼，问道：请问这张府上下，张灯结彩，不知有何喜事？秀红惊慌地说：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……说完，秀红便急忙扭身走出客房。曹文璜望着远去的秀红，又望了望灯火辉煌的大厅，一脸疑惑。

外面天色渐暗，瓦蓝的天穹间洒下了一片虚空。黑夜像是在告诉那两个凶汉，可以行动了。于是他们便顺着黑暗的小巷里遛到张金姑家门口，二人正欲翻墙而入，突然发现定慧和尚贼头贼脑地在张金姑大门口处张望。那定慧瞅四下无人，便悄悄试着推门，见门没拴，心中一阵暗喜，急忙闪进院内，反手将门关上，向房门口溜去。两个汉子怔然片刻，最后耳语一阵，从院墙上了房顶。其中的一个汉子用刀撬开几片房瓦，露出光亮，朝下观看动静。只见房顶下的张金姑正坐在床上磕瓜籽儿。

张金姑看见定慧进来，并不显得吃惊：你果然来了？定慧嘻笑道：我焉能不来！张金姑将手中的瓜籽放在一个纸包里，包好，才缓缓问道：来此何干？定慧上前一步，掏

出怀里的银子，说：给娘子送钱。张金姑从床上站起，厉声道：将钱放下走人。定慧见状，忙陪笑道：嘿嘿，我还有个要求。张金姑严肃看了定慧一眼：说。定慧笑道：我有个小弟弟想见见你！金姑扑哧一笑，说道：龟孙，是不是你那个老二？定慧又跨前一步，淫笑道：嘿嘿，娘子聪明，一下说中了要害。不想，这时张金姑又突然变脸道：今日老娘的小庙儿不受香火，快滚他娘的蛋！

定慧看着金姑，退到门口，贴门站着。金姑走至门前，看到了定慧的脚，便竖起条凳侧身开门。定慧一下将条凳搂在怀中，亲吻不止……

金姑大笑不止。

房顶上，两个凶汉也禁不住掩嘴失笑。

在这个月明星稀的夜里，张府的两个姑娘像有着某种默契，在一个夜里，各自去见一个男人，当然性质和内容是有别的，前者是带有污渍和物质利益的，而后面的二姑娘却是纯洁的。当她和秀香悄悄来到客房门前时，她的心变得紧张和不安起来。秀香正欲敲门，却被她止了，红着脸好一时，才指了指窗户。

秀香会意地走到窗前，轻轻弹了两下。里面的曹文璜听到有人弹门，警惕地问道：谁？秀香轻声说：姑爷，快开门，我家小姐来了。这时候，玉姑的脸变得更红了，就像是满挂在院子里的灯笼。她屏声静气，耳朵却变得格外灵敏。她听到曹文璜脚步声走到门口，又突然止住，传出来的声音是陌生的，但又似曾听过无数遍：小姐怎么可以半夜来此，小生虽然出身商家，也是书香一脉，平素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我们既已订有婚约，洞房花烛，自可相见，何争在这一时？越礼犯分的事，小生决计不做。小姐请赶快回去，如果给旁人知道，恐怕对小姐的名声不大好听！听到此，玉姑的脸色变得有点温怒，心也是难受的。这时，秀香说：姑爷，你不要书生气，快开门，我家小姐有要事相告！这时里面传出的声音变得有点固执：小生头可断，此门决不能开！玉姑失意地叹了口气，走近房门，说道：曹郎，你是知书达礼的君子，小妹也不是荡检逾闲的淫女！我素来不出闺房一步，现在实因情急无奈，不得不趁这夜深人静之时，冒耻前来和你商量。你知道前厅张灯结彩是什么缘故？我父亲嫌贫爱富，说你客死广州，再三逼我改嫁，小妹不从，他已私下把我另许配给了姚家，明天就要来迎娶，在这样紧急关头，你还当我是私奔，真是令人伤心！

这时，门突然开了，使得玉姑有点不知所措，虽然心中期盼着，但真的到了时候，心却变得紧张起来。玉姑不禁在心中暗骂了自己一句：没出息！这时，曹文璜正向他施礼谢罪：小生万里远来，不知道有这种事情，刚才错怪了小姐，万请恕罪。玉姑羞得不

知说何为好。好在这时秀香接道：姑爷，你刚才的话实在太对不住我家小姐了。你把我小姐当做什么样的人？她听说你在外乡遇难，差点儿上吊自杀随你去黄泉！

这时曹文璜竟一躬到地，说：小生实在不知小姐如此三贞九烈，实在该死，实在该死！玉姑定了一下情绪，但说出来的声音还是有点发颤：相公不必说这些了，事情迫在眉睫，你应该尽快想个办法。说着，玉姑进屋，秀香急忙关了房门，然后给玉姑搬过来一个凳子。玉姑坐定，眼含热泪，偷偷瞧了一眼曹文璜，说道：老父把小妹另配别姓，幸亏曹郎在今日到来，真是苍天有眼。眼下已无两全之策，你我只有逃往他乡，才能圆了小妹多年的心愿。曹文璜犯愁地看着玉姑，说：小姐可能还不知小生正身处困境，这次万里投亲，一路上卖文鬻字，才得勉强到此。现在囊无分文，再要外逃，路费从何而来？玉姑说：相公莫愁，小妹的私蓄，足够做路上的盘缠。曹文璜叹了口气：就算私蓄够作旅途之用，可小生现在连自己糊口都顾不周全，哪里还养得起小姐？如果我永远这样，岂不连累了小姐？玉姑说：曹郎不必担心，男子汉岂有长期穷困的道理？就算以后真的没有出头之日，小妹决不后悔。再说我们也不必逃得太远，就在附近州县找个地方落脚，把我这包裹中所在的财物变卖了，开个小店，暂时度日。从前卓文君与司马相如逃出去后，不是也开过小店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的才学虽不及司马相如，但也不是胸无点墨之人何必为前途担忧？

秀香白了一眼曹文璜，不满地说道：姑爷怎么这么胆小？还没见过你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人。小姐的话句句在理，你们逃出去决不会饿死。如此三心二意，在这里呆下，等到姚家花轿一来，逃也逃不脱。曹文璜定了一下神，说：以你们说何时动身？玉姑说：事不迟疑，现在就走。曹文璜说：可……现在已是深夜，恐怕路上碰着巡逻的，反为不美，还是等天亮了再说罢！秀香叫道：你真是书呆子，天一亮，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起来了，哪里还容你逃？曹文璜说：既然如此，那就走罢。小生身无长物，要走就走，就怕小姐走不得长路？玉姑一听笑了。这时秀香说：你别隔着门缝看人，把我家小姐看扁了！这时，玉姑扭过脸看着秀香说：秀香，你我情同手足，我真舍不得你呀！如若天明父亲知道了，又怕你脱不了干系！秀香说：小姐，你和姑爷走你们的，不要管我。老爷面前，我自有法子对付。你们在外面若有了安身之处我可以随时给你们通风报信。趁天色还早，快走吧！

主仆二人含泪告别以后，秀香轻轻关上门，然后又打开，不放心地朝外望了望……

夜是昏暗和阴冷，在这个冷风飕飕的夜里，金姑家房顶的两个凶汉的眼睛却是热的。这种热是带有眼羡和妒忌的，因为他们看见定慧正抱着金姑亲吻不止……